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99

君書考索卷十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瑄校正

前集

○正史門

史記類

太史公（名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悉學者不識其意而師誦師古曰誦惑也名習師法成於所見時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音布內反

殊塗（張晏曰大數雖殊塗謂易繫辭）夫陰陽墨儒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述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耳端緒耳直猶但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技藝也師古又曰拘曲攣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

火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陵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瀹足萬物（師古曰瀹讀曰藥瀹古聽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在東則在今秦川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其西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入此穴九疑皋陶葬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雜在其間云禹之計因名焉）浮於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相入江此涉沅湘之間）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在魯地理志汶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釋阨）厄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扶元反）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在越巂方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音預）

太史公曰發憤且卒而子遷適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其懼焉子欲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戴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隳先人所言（師古曰隳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繫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辜（師古曰辜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昔西伯拘羑（師古曰羑音酉）

麟趾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
畧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辭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
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
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衆星
共繞北辰諸輻歸車轂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
若文武方正尊輔天子也師古曰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
三十世家輔翼叙倜不令已失時師古曰倜儻大節也倜他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
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二百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藝也師古曰序畧謂裴下壞傑李奇曰藝六經異傳解
百官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以埃後聖君
子焉七十師古曰矣侯也遷之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前皆其自叙之辭而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也而
七篇缺有録無書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漢書舊儀注
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遇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
李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師古曰蠶室宦者所養溫暖之室也謂腐敗蚕室之中也有怨言下獄

死拔班固漢書遷本傳云遷遭刑之後尊寵任職為中書令此云下獄
死不知何據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録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云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
傳人蔽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
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十二紀以序帝王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
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九為五
十二萬六千五百言見志

紀

遷紀五帝或少為遷好奇之過始未深攷五帝紀多采之大戴禮尚書
孟子當漢初異端紛亂之時而遷乃卓然有見於聖賢之餘論真贊曰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曰縉之不雜古文者近是此豈淺見之所
能識哉或曰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而遷紀於黃帝然觀三代世表則帝
王之世皆出黃帝此其旨歟又曰遷紀遺羲農而黙火昊孟黃帝高陽
尚辛子孫代有天下而火昊之後不傳周禮六樂亦無火昊之樂易叙

古先帝王亦不道也五帝紀大抵皆述其上順天時下敬民事使萬物各得其所其與書所載羲和之事同一意也○其贊夏紀序孔子正夏時其贊商紀序孔子善商輅豈非夫子損益四代之意乎馬氏古之大賛皆○周紀自平王東遷以後方與諸侯雜記九齊威晉文秦穆楚莊暨悼之事莫不具載此所以見伯統與王室相為盛衰者也雖然孔子何與於周室其卒也亦與威文並書何也蓋孔子之存亦足以維持周室至於孔子之卒則周室可知也○五帝本紀既歷叙其世系相因之本末而三代世系之所自復總而叙於五帝之末篇以見帝王之治體相承而出於一也至秦始皇則別而為二紀者其矜武任力恣行弗顧無復三代之源流五帝之為一紀分而合者也秦之為二紀合而分者也○呂后項羽之列於本紀何也懷王既泯而項羽主命惠帝幼弱而呂氏擅朝從其實而紀之也然羽紀乃以高帝紀以惠帝紀年明母后之不得專國也

表

紀年明天命之有所帰也呂紀以惠帝紀年明母后之不得專國也

史遷雖變編年之法而編年之意吾於表猶有攷焉○十二諸侯年表叙晉唯三河齊負東海以界江淮秦國雍州之固則知先王名山大澤不以封之意○高祖功臣表正欲見初之所以封後之所以廢至大功而見侯五人則其待勳舊而興滅繼絶者可見矣高祖侯者則以功臣言景武以来則但書侯者其意深矣而班固表駁曰功臣其未思乎

書

禮樂律書其叙具在禮書云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豈人力哉以見禮非外来因人性而品節之也樂書言唐虞賡歌之戒成王作頌有懲艾之心以見樂非以為樂所以節樂也律書之附兵即師出以律之旨而六律所以為萬事之根本也三書皆有其叙自叙而下草具而未成者也河渠書大抵謂河之患可以疏導而不可以壅塞此所以悲瓠子之事而作河渠書封禪書所以見武帝之欺天平準書所以見武帝之窮人天人之間俱受其害則其所以譏武帝者不待武帝紀而已可見矣平準書大抵叙武帝承富庶之後不能制欲始開邊隙國用既竭復歛於

民斂之既足又復出師費耗已甚又後重斂此所以致海內之虛耗也
武帝將厚斂於民故必嚴刑於先遷所以維紀刑法於此書者其意深矣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蓋稅斂薄則刑罰可省耳不然則痛刑以威之然後可以奪民生衣食之命欲幹蠱鐵則行左趾之令欲告緡錢則無平反之獄蓋二者常相關太史公深識此意不傳弘羊孔僅乃於張湯傳言興利之事不於用刑處說張湯杜周興弘羊更進用事之迹
世家之始於周何也封建之道成於周也秦無封建之議故其臣不得列於世家孔子陳涉世家之作史遷之特筆也自春秋以來夫子維持王道之志不遂不極予說不止也漢世家首列戚以見自古治亂皆由乎內
也楚漢之際諸呂之變七國之禍封建之不能絕也五宗三王之封辭少賦多興功臣反在於其後此周以宗強之意也蕭何之曰蕭相國曹參之曰陳丞相周勃之曰絳侯又太史公深
漢將相侯王之權重而惜其後之不繼也
所以傷漢家藩屏之缺也蕭曹平勃皆為世家而張蒼乃列於傳後自嘉以後皆不書矣○傳
伯夷居傳之首貨殖於傳之末至於序孟子一傳則首歎功利之弊以為利誠亂之原也觀乎此則豈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富貴而羞貧賤者乎○屈原賈誼之同傳或曰懷百代而相通者心也或曰史遷感憤悠然慨托人以見意也是未必然也騷相鵬之賦豈徒悼志業之未遂壽命之不長哉楚之亡也以不聽屈原而漢事之缺以賈誼之夭二子之存亡所繫何如哉○劍如傳贊云惟在擇任將相哉而繼以衛霍公孫洪傳者明武帝之將相若此也又繼以主父偃徐樂嚴安傳者以三子皆以伐匈奴諫也彼三子者武帝猶不加罪焉以是見帝之憎可言也而公孫衛霍之深可罪耳司馬相如之厠西南夷傳後張騫之附大宛傳始於鬼錯見漢初覓大之意始變也郅都固畏於錯而公廉不私之意尤是尚寧成郅都而廉不如其後

事益多而民巧法此一時也自趙禹張湯定律令而用法益刻不特吏深刻而法益峻此又一時也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而行自義縱王温舒之徒以新戮為常至流血十餘里無復用法矣觀太公傳其次第可攷也○太史讀功令而嘆蓋以古者教人非區區以利禄誘天下也高祖未遑厚序文景尚刑名武帝既然有興儒學之意而公孫洪以春秋為三公而天下向風則亦不免其心於利禄然太史公於諸儒中自申公而下所取者亦七八人蓋以為漢儒固不足取然分章析句使六藝之傳不泯數子之功也班固贊儒林說五經傳授之盛歸於勸以官禄夫豈知固之所美乃遷之所嘆者歟曰者龜策一事也而異傳何哉曰書以志實人也龜策以志其事也○史記君臣謀議所紀一事或分為數處比於編年則文敏矣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

與櫻梨皇甥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又倣創紀傳

諸家論史記得失

索隱曰按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以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於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論○本傳贊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掇傳師古曰掇拾也音之丁劣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流畧或有牴牾如淳曰牾音悟也牾不安也亦其波瀾若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音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贊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雜鄙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鄙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實也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其録事實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叙游俠之論而論

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汉至車騎積粟之有差可謂下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得於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裹粟漆竹以至籍藁之數可謂貧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得於質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總五十餘萬言豈非得於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采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漢楚春秋豈非得於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頌與之執轡兹得於不盡美也陳平之謀而畧不諱其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隱惡也○世家所以紀系緒也皐陶雖封於六仲山甫雖封於樊申伯雖封於謝而子孫功烈不多見於春秋伊尹則由陜而下無聞傳說則祠於箕毫而去至召虎則似召公焉加之世代綿遠經傳無可考故遷皆不敢輕為之傳況世家耶若周公之後封於曲阜召公之後封於朝鮮箕傳數十世魯至戰國而始微燕至秦世而始滅其家緒之傳可得而攷遷安得而不為之立世家耶此遷之史見於特書者然則傳者所以紀事實也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子胥又以其忠臣其功烈暴白於天下其姓名焜燿於當時遷皆為之立傳固宜矣至子產之相鄭其事業顯見於鄭之世家又見於猶吏猶是不可謂沒其實矣史遷復為之立傳則是子產二傳也范蠡之相越其事業榮見於越之世家又見於貨殖傳是不可謂沒其實矣史遷復為之立傳則是范蠡二傳也此遷之史見於附書者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制行一也然伯夷則崇遜以立教采薇而全節寥寥千載之下聞其風者猶能律貪化頑故韓退之特為之作頌而謂聖人萬物之標準此則伯夷故當冠列傳而下惠則有所不必書也列禦寇之學老聃莊周之學列禦寇其傳道一也然老莊之書一則窮物我一則應世變此入吾儒之道而反畔之至禦寇則流風遺書類多沖虛之說故仲淹言虛無長而晉室亂亦止及老莊如此則老莊固當列於傳而禦寇則有所不必書也墨子之道固不足取然善守禦足財用遷亦嘗附書於荀卿之傳後以小道可觀固耳至別之六家者豈遷之意以其兼愛無父故擇名實之似使之

不得以亂吾道之真然則遷不為之立傳誠知其有所不可也立明之書誠有可取故是非與聖人同嘗見取於劉歆矣然書可取而史不之錄者豈遷之意以其依經作傳能自標致故人將讀其書而知其為人又何待於作傳而後顯然則遷之不為立傳誠知其有所不可也雖然遷之史為例如此矣豈偶然者耶攷之他傳與世家皆然也若太公之封於齊康叔之封於衛是亦周召作世家之意也若司馬相如之次西南夷汲黯鄭當時之次循吏傳曰是亦子產范蠡附見鄭越世家之意也三仁一也微子抱祭器以歸周以存商祀遷列之宋世家者豈不猶伯夷獨冠於列傳而下惠不錄歟陳軫犀首亦說客也蘇秦張儀以縱橫取功名遷列之傳而軫首不傳豈不猶列樂毅不錄歟楊朱與墨翟同害教宋之不傳也亦宜矣丘明與公穀同釋經公穀之不傳丘明之不傳也宜矣夫遷以良吏之才其為例每每如此執謂其脫畧耶三山要略○太史公進孔子於世家班老附申韓意非黨於黃老首夷齊於列傳意非抑於處士也如吳太伯為世家之旨泊夷吾列傳之先至於倉公扁鵲傳在傳之末平準書在書之終此正是孟子意思○昔司馬遷述史記自皇帝至於麟趾成一家之言其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所以矯漢氏之尚黃老也其叙游俠恐處士而進姦雄所以矯群臣之齪齪也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卑貧賤所以激武帝之興利也蓋遷雖橫就刑戮處汚俗之中困於心橫於慮憤激之氣形於簡策故其言每過直而不自知焉雖然遷之矯枉過直而未嘗不徵是其意焉其叙傳固先黃老矣而又曰先人有言孔子卒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繫春秋所以見尊六經之本意也其傳游俠閭本詩書禮樂之際其在茲乎此所以見尊六經之本意也其傳滑稽進好雄矣而又曰原憲獨行不合於世蒯通不厭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所以見其進處士之本意也其傳貨殖固崇勢利矣而又曰俗之所漸民久矣雖戶說以耳目終不能化所以見其輕利勢之本意也○論六家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不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擾擾而卒無補太史之所以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則太史公說

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為無益哉觀史遷與
董生論春秋一段亦可謂識得儒者。唐劉知幾史通曰史記者紀以
包舉大體傳亦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書以總括遺漏此所以為長
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繼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又編次同類不求年
月此所以為短也黃池之事世家先晉而周紀先吳齊王薨云齊王使
祝午治琅琊王發其兵而卿琊王傳云卿琊引兵與
齊王合謀。紀稱震雖見陀空而出文王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傳言宣尼
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如此之類皆遷之失遷來撰曩訪文獻之備如此
魏世家則以因遊大梁於墟中感而得之如作伯夷傳則因登箕山之
上見許由冢而悲之過梁而求問東門可以知魏公子焉入楚而立觀
故宮可以知春申君焉如傳荊軻云始公孫季公董生與夏無且由是
知其事為余道之此以董生而傳荊軻之事也如言蘇建語余曰吾嘗
責大將軍擇賢人將軍謝曰人臣遵職而已此以蘇建而傳衛青之事
也如欲傳張良而見其畫圖狀貌如欲傳韓信而見淮陰人言以至據
國語采世本約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此乃采摭曩訪文獻之備如此瀚

補商○姬自后稷至于西伯翦商伯翦至於董王實乃諸侯而名隸本紀
項籍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春秋吳楚僭擬書
如列國假使羽切帝號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國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
陳勝起於群盜稱王六月子孫不嗣而以世家為稱三晉之與田氏自
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前後一統俱歸世家齊列東帝抗衡西秦高祖
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元制名。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三
百篇伯夷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
者非隱有德者救史之所書有其事則記其事無則闕尋遷之馳騖古
今上下數千載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
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畢翟賈誼屈原之徒
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其一科而乃異其篇
目分為數卷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辭簡是稱
實錄報任狀書申季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班固曰述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但論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繁贅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稗竊而不錄可取而不取未覩厥義至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著備吏則不言冉季政事於貨殖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史記本紀曰瞽瞍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難曰其意以為舜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之類非若姬伯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太史公曰黃帝堯舜殺事將時見於他說余擇其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所述豈可謂雅耶仲尼穿子傳曰孔子既沒以有若似聖人有若無以應雨具之問穿子起曰此非子之坐難曰有若名不肖若之辱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投為師不荅所問始令避席何見之晚孔子四科素無階於十哲尼父既沒取以杖謝衍何肯公然自相戲詐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作史仍習其言曾無先覺悲夫。楊雄病其多變好奇。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

張守節正義序

紹太史繼春秋括文獄史而包在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據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子史上起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三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賛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於經邦。次舊史之言兼音解注引阅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

司馬貞索隱

此書殘缺雖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名物情令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釋文演注又重為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太史公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徵矣（徵可信也）學者多未究班氏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兼采衆賢群理畢備其旨富其辭文近代諸儒共所鑽仰

史記音義集解

晉宋間徐廣作音義裴駰作集解合八十一卷出司馬貞索隱後序

劉伯莊音義

劉伯莊以正觀初於弘文館講授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畧

司馬貞補史記

今輒採掇古今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注號小司馬史記序本

○太史公云云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謂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太史公乃其後也人當五百之運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兼以代為史官親當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爰自黃帝訖于漢武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予述其勤至矣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主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謂舅氏戚不當在世家郯許春秋次國畧而不書亦多有攻戰會盟事張晏廢國蕃王抑而不載吳為長沙王吳芮傳國數世太史公不書張則未詳並編錄有闕切所未安及刻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晏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鰌盛德不

闕但為蓋闕謂管晏既書此數君不書也伯陽清靜伯陽老子也韓子峻刻制法韓非也靜躁不同德刑斯別謂韓非子今宜杜史共漆園同傳杜史謂杜子也漆園莊周也謂公子謂韓非諸公子及此一人宜同傳公子與申君並列申君中不書宜與商君同傳可不善歟

然其網絡古今網絡猶網羅也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杜預左傳敘曰春秋之褒貶而成章懲惡而勸善有南史之典實左傳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太史之兄弟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

其然也

蘇子由古史

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十紀十六世家二十七列傳謂之古史

裴駰集解

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今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譬彗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次徐氏為本號曰集解本序

徐廣史記音義
裴駰集解史記
劉伯莊史記音義
李鎮注史記義林二十卷
韓琬續史記一百三十卷
劉伯莊撰史記地名
竇群史記名臣疏
衛颯史記要傳
譙周古史考

畢

群書考索卷十三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寶校正

○正史門

西漢類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又以為司馬遷細意委曲條例不經又以為司馬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今此後篇慎覈其事務整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被

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簒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必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之列大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紀經緯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外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則於秦項之列大

（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及憲敗固先自免官洛陽令秩祿心衡固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班固非有漢群祀三十六篇議對十九篇則孟堅郊祀志何所改證而作也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大年祀五篇則孟堅十二帝紀何所改證而作也作董仲舒傳則知有仲舒繁露作劉向傳則知有說苑作賈傳則知有陸賈新語固之條例有司馬遷作之於前而已放之於後其所繇者不過增八書百○史通云史記止太初其後劉向劉歆馮商楊雄之徒撰續遷表平述武中班彪以雄歆偽竄新室乃采掇作後傳七十餘篇以續前記而辭義淺俚殆不可觀唯固所作十有五篇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乃起高皇迄王莽十有二世三百三十年爲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卷（史通云班固漢書全同太史太初以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章帝初固坐竇氏事卒於獄書頗散亂帝詔其妹昭與馬融等就東觀緝校今八表及天文志其所補也史通云乃待詔馬續所作也而古今人物表尤不類本書漢服虔辭爲音義又有晉灼臣瓚等

說蔡謨固附著之而唐顏籀為注范華後漢書班固著續書其八表及續志即表以是惟之八表其班所補天文志其馬續所成之歟班昭

紀

固述文景武宣諸贊皆詫其政治制法之盛至贊高祖獨推其世系何也觀惠王命論未見運世無本功德可紀而得嶷起在此位者也即惠之辭發固之意遂推堯運以見非遂廢幸撓而得之所以杜亂臣賊子窺伺之意深矣史遷贊帝引三代統矣又舉以觀以觀以十月車服黃屋左右纛長陵意謂漢已配三代之統猶用亡秦之曆遷於後世符瑞之書迭興得天之明典惜之也○孟堅漢紀不書丞相除拜於死必書自甲署嘉既死之後而陶書等皆不書其有以乱○紀所以提萬事之綱孟堅於武宣二紀大抵纂述詔文及行事為詳而治體所在幾缺不載武帝峻刑之主而紀無嚴酷之述宣帝基漢世宜官外戚之禍而紀皆不記許史弘恭用事之因原孟堅之意正以見於刑法及外戚侵幸傳故不復重出

固之功臣表則有深意高祖約束有功不侯而景帝始封之自高至元為一表自景至哀而一表以見家法之變自景帝始至外戚侯表則目之以恩澤明其倖僥而得之此固之得也○人物表雖為九等第其高下樂王鮒從君者也而與於仲氏之列等祝鮀佞人也而列於君牙之次四等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第二等士會范武子一人也以武子名則列於士會名者則列為四等王翦為處理為國開草萊者而謂之上智墨翟以辨商之以法禍天下而列於中上李斯子列傳○或曰八表未具而固卒之名固立之矣以漢人作漢史不因尚論古人物也不特此也貨殖傳自陶朱子貢而下皆列馬雖曰祖馬遷之遺躅而遷著作乃自陶唐以迄麟趾而同則述漢史耳班氏古今人表仰包億載列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若孔門達者顏冉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威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牛弓在二等在三等叔晉文之臣位也舟之僑為上陽夔父次之士會為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古首荊軻亞之秦舞

陽居末斯並是非脅亂○固贊馬遷貶其敘賈誼以前之事然固表所載文禍乃雷乃以空名次於義黃之間夫以是責人良而已蹈之何也蓋人物表出於曹大家志所列非固責也

志

孟堅十志網羅詳矣而獨於兵缺為乃附見於刑法何哉反覆漢事而知之漢官凡稱尉者皆掌卒徒迮尉刑官也而亦以尉稱中尉兵官也刑獄之事實得同領豈古者兵刑同制之意乎○食貨志曰公孫洪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為迮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詆誹窮治之獄用矣宜載諸刑法志而固於食貨志及之推固之意所以譏漢之用刑大抵與民爭利至刑法志乃曰孝武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多百姓貧耗又曰今歲寒並至此刑之所以審也然則二志之文自相表裏蓋亦微而顯歟○班列儒者於九流正以不知儒故也漢儒祖叔孫通故漢輕儒後以公孫倪寬為儒班固謂儒於道最高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列已非矣八家皆儒之一偏一曲豈得而並言哉○班固五行志每敘一災推一怪董仲舒京焉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史通天人之交休咎之證馬發則失警戒備省之助苟以五行傳為可盡用則又非格王正歟事之本惟書其事而不著其應此春秋之微意也○西漢一百一十餘年日食乃至五十有三以文景之詔其日食乃至十有二馬班固於他帝輒書其應於文景獨書其食而虛其應○班固地里全寫禹貢蓋以水濟水徒有其煩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錄其章名如地里為書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班氏著志抵忤者多在於五行無類尤甚今條其錯誤定為四科四科之中疏為科目其第一科曰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傳文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變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證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準第三科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遺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曰[illegible]

配妖禍五曰但神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稷默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臆第四科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傳

孟堅記傳惟儒林循吏酷吏等各以序冠於首其餘則無之至於王貢龔鮑傳首乃特為之序而以四皓鄭子真嚴君平等先之是殆表而出之之意歟○不曰后妃傳而曰外戚傳志漢外戚之擅權也元后別立傳○禮樂溫微漢世大缺也固則志之以為敘孫綽最循見於倥傯不暇給之初而貫董王吉之所建白乃委棄於治平無事之日則文帝宣武諸君不得不任其咎前後條列而抑揚實寓焉所以重禮文多缺之義也○外戚預政漢世大變也固則傳之凡姻聯孽附悉皆紀錄以儆后族之強盛至若衛霍以軍功顯名史冊以功德自致禹奉世父子以才能名位固不表見又從而為之辭則曰數子之外皆賓緣以孳富貴者緊而用之此漢禍之所以日蓄而固之所以重傷也二者漢之大故不敢顯然以詔來世寄意遼遠而後之深於史者得以睹視焉○范曄論固紬史闕不知其贅多微文顧讀者亦察耳剳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曲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況○田叔節士樂布一節季布豪俠相去遠甚夫以因奴苟活之人而齒於視死如歸之士此華嶠所以得議其排死節而否正直也○孟堅贊王章曰不量輕重以陷刑戮贊何武王嘉又曰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班處賓翟義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此所以不免范曄之誡也○漢三年酈生說高祖擾敖倉及請說葬此一事也班固合為一劄向則分而言之或者固欲省其文或者向欲條其事孟堅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請擾敖倉及請說葬皆生之謀也已何必泥其或分或合哉神爵中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此固所記也荀悅又以為五十斛或班於前後傳焉之誤皆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百石以下之俸皆宣帝一時所增而已烏可強

別其孰是孰非武董仲舒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元光之後二子之傳悉之矣而武帝本紀又併於元年而言之固之意或以互見或畧言之亦未可知也學者要當知二子皆以賢良進又知武帝賢良之舉所得者二人亦足矣何必以先後而疑之哉至於封高廟功臣之後置武威酒泉之郡與夫主父偃嚴安徐樂之上書攷之於志驗之於紀又攷之於傳雖歲月之訛亦無害於理學者觀之誠觀其意而畧其文可也○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迹尤異者其全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始分為二錄至孫戊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氏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度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荊代並編析薊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荊並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長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諸過具體詞沒其義繁筆而文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於詐而前漢史中比皆浩諸列傳不載

讀乎○漢書東方朔傳采由頗辭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沒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知之○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元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攷異

公孫弘矯飾之說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詼諧之說談則鄙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說之體也蓋實饒之事主被抗言而為狂瞽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栖福之去官彼抗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被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垂儆之箴此瞻而不識之體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之證也

遷固得失總論類

古之為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其後為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焉以序事如晉子曰史之失古史之體當矣然遷固烏可並言哉遷之學雖禀諸家感憤舛駁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漢之世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異於諸子百家者於其書尤有考焉高氣絶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孰未易窺其崖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模而足成之耳其纂定遷史諸篇漢初豪傑之所存尚未深究況於前此者乎司馬正索隱曰班氏書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為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夫史詩殘文斷句尤難究詳古今為注解者絶希此遷所以既然發可為智者道之嘆也○王充著書既申班而屈馬張輔特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為麗文義疾陋紀者詳觀者以為遷紀三千年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其頗省之不敵固有以知之也然則二書互有脩短張晏云遷没後亡錄奚日者傳諸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變五帝本紀七十列人稱虞舜見殂遂穿穴而去宣尼既殂門人疑喪

有若共言為鄙又甚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勰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立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少帝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后輔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著貪賤此其所蔽也又傳元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史記十表意義洪深殆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世系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漢興以来諸侯世表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来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以百世本支之言之黄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之代皆出於黄帝可知矣帝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

旁支之繼統皆可知矣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爺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弱亦畧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交王淮陽高祖子恒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甚強而異姓絕無而僅有也又以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二則時之守與尊待舊勳孰得孰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已後又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三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南越甌駱南粵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太史記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遣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太史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高帝親奉玉巵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彼班氏作漢史苟欲自出機軸盡變子長之例分異姓王同姓王為兩表漢初親疏相錯之意不復見同姓諸侯王表廢封經國緯之制使列子孫世數是特諸家之譜諜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渾然莫可考何名為表哉太史公諸侯奏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矣惠景間侯者表與建元以來侯者表斷自建元以亦有以矣彼班氏分諸侯王為兩表智不相近理固應爾至於王子

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也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后文為一卷景武昭宣成元為一卷特以卷秩重大折之耳別外戚恩澤侯自為一表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狹矣百官公卿表上卷敘官制沿革固有益於後世若下卷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止於公卿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為繁碎猶非其大失也古今人表以區區一人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甚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有旨哉○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所以著漢世之所封而明繼弊之義也孟堅不達其意乃取秦楚月表自項羽封寧侯王之事併於異姓諸侯王表失之矣○太史公漢興諸侯表於王之初立必書元年所以見其君國子民之實也於諸王朝京師之際必書來朝所以見其尊君親上之義也孟堅於元年則不書於來朝則又互書失其旨矣○太史公於高祖功臣侯者作一表至建元以來諸侯復作一表極有深意觀高祖表繫以功成者謂其以功而封爵也惠景間書侯而不書功謂其無功侯者多也至建元以後多以軍功封亦不書功蓋謂武帝之功雖應本約乃邀功生事之功而非創業比也孟堅分高惠高后文作一表景武昭宣元成作一表而例以功臣名豈其旨哉○孟堅表序謂孝文時有司高襄城之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固至孝景始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默其義初開封賞之科世儒謂是表始於景帝以其有非功而侯者也參以孟堅論觀之則作史之初識有是意然非功而侯非特自景帝始也太史公作惠景間侯已嘗言之矣孟堅之言若此豈非以惠帝以來無功而侯者已見於外戚恩澤表而不復再出歟失太史公之意矣○漢高帝撥秦而興雖不能追復五帝三代之統業然立宗正官猶有意乎明族屬也存三老職猶有意乎崇教化也念天下匈匈數歲而復役賜爵赦皋宥罪罷兵歸農猶不忘乎民隱也衣衾棺椁加惠士伍猶勤勤乎死生之數衛山閩越之就封猶知繼絕世也以大牢祀孔子於

魯猶知尊先聖也刻印銷印聽不旋踵猶有從諫如流之美也令賈人毋得衣錦綺操兵乘馬猶知辨上下定民志之義也披田叔孟舒於侯藩而盡稱馬捐四十尸慰趙子弟而不以為惜則其慨洪磊落猶有帝王之度也十一年之詔招徠賢士大夫尊顯勸駕如恐弗及雖學焉而臣之義有未暇講而與我共安猶廢幾南山有臺之義也凡此皆班氏之所錄而太史氏之所闕也夫以高帝之興漢其宏綱大指固不專在是而四百年間君子懷其道小人樂其生或者此其為仁義公恕之實而太史氏或畧而弗錄或附見而不繫之一人之本何哉蓋究王迹之終始察人事之損益折中千有餘年之事變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具焉而聖君明臣賢人哲士之令德雅行嘉言善論可以載之為世訓者此則猶有賴於記事之功而有傳也三代而上事之不錄者何限猶有若信於六藝使秦漢之軼事無所託以信於後世將使後世何從而知之乎班固之於史豈盡知之者哉而高帝之事獨因其續密之工而薄蝕則有刊於史亦多矣此遷固之史所以並傳也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辨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表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遷固雖以事辨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表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遷固雖以事辨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其一曰隱而章二曰直而寬三曰簡而明四曰微而遷之傳雖頗也議救關與之失秦伐韓圍閼與而寬三曰簡而明四曰微而遷之傳雖頗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

夷狄狼孤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因夷俗之名以赴故
君子即其自稱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
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狄畜之也遷舉而措之諸
侯之末則山戎獩狢亦或廢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
之曰不知中國禮義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
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幼臣外
戚則必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
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而不
著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自為王則曰號謚名而曰名之
則殺一等矣此同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同姓列侯而
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偏奪宗室而封之者也
非天子親自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
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鑑周
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防僭曰不亦微而切乎遷而章則後
人樂得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
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為
能為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者是固不如遷也
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
荅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周末年代雖存事迹殊畧至戰
國以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二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
而已其省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
取史記仍去其目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
固異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贅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
劣耶○兩雖百年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
景緯無異必欲列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史記作天官書讀者竟忘其
誤班固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降迄有晉迄乎隋氏其篇倍
多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謹之所占京房季郈之所候
志之可也若乃冊儀素旒之纊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施於何代不可述

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月會暈圖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榮任阮孝緒七錄魏鄭默中經秘閣之舊亦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近世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貳志前志已録而舊志仍書篇目如舊頗互繼出凡撰志者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録皆鄴下文儒之士譬校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者晉亥指則庶免譏嫌班固之志五行每有叙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歆向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者乎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採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班範藝文取劉歆七畧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藝文有志何不設方言志乎○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後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宜固機變以為是非頗譲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終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劉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其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及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補書考索卷十四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劉氏聯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前集

○正史門

東漢類

始末

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等元誤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子思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崔寔曹壽等作漢記蔡邕盧傳等續為東觀漢記晉薛瑩作後漢記司馬彪作續漢書華嶠刪東觀記為後漢書謝沈袁山松皆作後漢書宋范曄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劉昭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集當時學者張太安周寶等同注范曄後漢書傳之至今景祐元年余靖王洙忠取

館閣諸本參校嘉祐七年仁宗讀後漢書見鑿田字皆作慤字詔國子監劉攽等分手校正。祁嘗令謝儀撰志搜次垂畢會疾誅儀悉以屬祁祁好學善為文章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慤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蜀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嘗曰吾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刊削志可推耳傳贊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愜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異此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愜之而已欲編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異果賛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不自知所以補之此書行故因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但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繼脩任言耳

紀

呂后稱制班氏次其年月雖與帝紀同編而記其事迹乃繫於外戚傳於范曄乃升東都諸后盡列諸紀豈以六后臨朝之故耶抑亦未之思也

志

食貨國家之本不可不志東漢畧之藝文者一代之典不可或缺而漢志缺焉

志傳

班固十志官制獨缺其畧僅見於百官表迨東都至百官而兩都之制殆詳班史著漢末清節之士如譙元周黨逢萌之徒時見於五貢序傳而已范史皆傳於獨行逸民之間數子雖洪汜於班氏而卒元明於范史然則有補於班氏書者多矣

傳

范曄增損東漢自謂無憾良史而王喬亮復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鴞傳

於抱朴子皆有取而載之傳繼莫大焉史通謂秦嘉之妻徐氏動合禮儀言不足觀乃列之烈女傳果何見乎史通又何說。愚嘗從更始公孫述而叛光武而范曄乃為置辨論且加靈長焉多見其無識也。怪力亂神宣尼不語吞燕卵而生商啓龍漿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反璧於秦皇妃橋受書於漢祖此則事關軍國理波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鎖言之不經范曄傳采衆書載成漢典至於通六經傳記非漢儒擊門之比裴宗所以表而出之雖然棄成於經功罪相半華章句之繁蕪會合衆說於經固有功矣至於援識緯經朱紫雜操於經亦不能無罪也范曄之論乃謂仲尼之門不能過抑又過矣

梁劉昭得舊志補注為三十卷。國朝乾興中孫奭欽以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然則附昭注補志於東都正史矣其始乾興之時乎。史通云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陳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遺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唐太宗時章懷太子等注

三國志類

陳壽字承祚巴西為令史蜀亡晉武帝時為著作郎魏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六有后妃諸王有方技有夷狄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君臣供謂之傳。史通云先是魏時魚豢私撰魏畧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采文帝嫌三國志簡畧命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缺(初學記書見書草)。王通稱壽書紀觀之實高簡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載曼容辰淳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當本曼容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於司馬懿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攝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貴失至謂其嶷諸葛孔明託父而為表詞求丁氏米不獲不立儀褒傳之類亦必然也(志)。

陳壽傳壽為著作佐郎撰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序事
有良史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然不為丁儀立傳又
言諸葛將略非所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元康七年辛尚書郎
范頵等上表曰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相如
而質直過之頵表采録於是詔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
十篇皆舊傳十篇。魏黃初中始命韋誕鍾繇華歆王朗各撰其
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等復共撰定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
殊非實録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韋昭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
其文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較韋耀
與記述為五十五卷至晉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先是魏急參私
撰魏録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録興聞闕狀其
流甚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簡略乃命裴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闕
由是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魏文帝黃初元年十月辛未受禪陳
志云庚午案紀亦云庚午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

命又文帝受禪碑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按蜀志稱王崇補東
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主作詔策則典教無闕屬辭
有所失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官者得非寡誣諸葛子。漢氏之亡天下
鼎峙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中夏人
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
並顓遠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稱號謚呼權備姓名謂劉孫盛等方於魏邦
相去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文中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
削異端阮元注云壽竊史補志大抵簡略宜其大義

傳

魏以蜀而後繼之以吳魏蜀后妃皆以后稱至吳則曰夫人云。按三
國志諸葛誕毋丘儉文欽視死猶生而乃與鍾會同傳其何以
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若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史通。魏武帝乘時撥亂法霸圖而陳法國志引居傳首臧洪陶謙劉虞公孫瓚生於季末自相

吞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乎

寰貶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冤千斛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誅壽父被髡乃為亮立傳以將畧非所長諸葛瞻輕壽乃言瞻名過其實議者少之○陳壽罵人其志黨蜀抑魏陵晉公罪有由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壽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王終始無瑕可比少康光武壽抑其長攻其所短蓋魏為典午所承蜀乃中朝所嫉故曲稱曹叡靈誄劉非實宜背曹向劉疏魏親蜀者乎

正統

史通云陳壽蜀書首標二帝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不遵於常例隋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殊不知以魏為正統之國則隋乃偕僞之君改其大致多曲(晉袁宏曹嘉之流皆曹而向劉疏陳魏親蜀也史通○曹桓溫覬覦非如王鑒齒著晉

漢春秋以裁正之起光武終晉愍凡五十四卷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統魏武雖受漢禪尚為篡逆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習鑿齒(略)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又曰吳魏犯順蜀人伏正論

目叙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史通○三國志泰和五年乃書諸葛冗天永正始元年書曹奐征蜀豈其然乎○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而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蘇文

晉書類

正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勑史官房玄齡等裁定良許敬宗更加纂錄採正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合為百三十卷晉載紀十六國傳凡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二夏蜀凡十六國今攷之僅存十四

秦姚萇蜀李特後涼呂光後燕慕容皝西秦乞伏國仁北燕馮跋南梁禿髮烏孤南燕慕容德北梁沮渠蒙遜北涼段業沮渠蒙遜敦煌李暠西涼段業沮渠蒙遜敦煌李暠實受晉命而臣節不虧而西涼實唐

之祖晉史依於唐世故不敢列之十六國而附之列傳云又命李淳風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四人等考正類例多出敬撰陸機王羲之傳論太宗伯自為之當時脩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江左餘風文多駢四儷六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賛以息浮議故總題曰御撰云。陸機撰三祖紀東晉書未及就而卒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王隱有著述才每私録晉書未及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撰晉書八十九卷隱雖好著作而辭拙才鈍時于寶亦撰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紀兩帝近則惟叙六朝至宋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洽齊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正觀中詔前後晉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書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徵迹煩博頗為繁碎理難文飾而唐室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舉奚其厚誣。魏晉以下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啁嘻必辨唼餘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翕然

之證鄴中學者王邵等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
叡傳述録休文所言唐室作新書不加刪削復載此語史通

宋書類

元嘉中何承天草創紀傳自後山謙之補承天殘闕後又命裴松之續
成國史松之卒史祐孫叔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言孝建初又勑蘇
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有所撰寶山被誅太明中又命徐爰踵成
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書其藏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
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以後至禪遜十餘年中闕而不載
至齊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
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遂行梁裴子野更
刪為宋畧三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畧為
上沈書次之沈約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聲律此可正為翰林之
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論如次諸史傳實為車載○本志
兼載晉魏夫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立司說以誣前代如鄭玉妃遜

小史牛氏事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為非鼎志○宋書所載當紀
宋事耳沈約惟採諸說號為博洽而志乃載魏晉以來事論者以為失
於限斷○按崇文總目缺趙倫之傳一卷今本有倫之傳而到彥之傳
卷未殘缺○按隋陽松玠八代談藪云沈約脩宋史書裴子野撰宋畧書流約家世備有醜聲又
無令譽云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乃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
云盱眙太守沈璞斬於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
之亦削宋畧案史通云裴氏刪宋畧實有功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幾百
始之帝除膺官詔頗峻討三凶撝孝武顯孝夫人膩裴松
之上注國志表孔愆先罪許曜辭凡此諸文是皆不宜載者而載之史
通○崔浩諂事狄君盼為邪說稱拓
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承事遂不行或有切其書以渡江者
沈約撰宋書宗慤傳仍傳崔浩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史通

齊書類

蕭子顯撰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杽江淹為齊志十沈約又
為齊紀子顯自表於梁武帝別為此書作記八志十一列傳四十然天
文志但記災祥瑞多載圖讖子顯表言素不載戶口

且天文複祕故不私載焉書目閣
初江淹為齊志約復著齊紀時吳均亦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武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熾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史通。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削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記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闕見既多可自搜放也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熾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梁書類

唐姚思廉撰梁武帝時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後遭變論沒何之元劉潘以所聞見寫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所作陳楙察有志脩梁陳二史竝功未周至於陳亡隋其書不就史通乃令子思廉續成之正觀三年思廉受詔與魏證同撰及詳謝氏諸家史刪次為紀六列傳五十魏證惟裁其總論云書目

陳書類

陳史初有顧野王傳淳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紀即顧傳所條太建初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繁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其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至唐其子思廉撰成之通史
豐目錄序云初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趣奏之而文帝亦遺奠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蜀思廉以繼其業
唐高祖時思廉受詔為陳書久之不就大宗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正觀十年始上之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後成其難如此然世之傳者亦少故學者罕詳其意祕府所收往往脫誤本朝嘉祐中始詔下
讎校行天下

後魏書

北齊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家上自道武下終孝靜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誇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討論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罪怨謗不息孝昭世勒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詔改其所褒揚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魏。初收天保中奉詔搜撰五年表上悉焚崔浩李虔等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報號為穢史獨楊愔等助之故其書漸行文帝以其不實敕魏澹更相按覆愔志又有張太素魏書今收書記缺二卷傳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至魏澹所作靜帝紀則補以北史高氏小史備文殺御覽列傳則益以北史高氏小史志則補以太素所撰澹及太素書今亡惟此紀志存

欽定四庫全書

日。魏收以元氏世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夷之邦大以敵國抗與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信史難為文說。收備國史初得捌休之助因謝卿當作佳傳爾朱榮子納以金故減榮惡而增其善會。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崔浩既誅大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綦隽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史多謂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風有怨者多從其善黨北朝貶江左為島夷至謂晉元帝為金斗之子將人疾之號為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徧嗣死逢剖斷皆陰懸所致後隋文帝頼之推等別脩唐正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悉

北齊書類

唐李百藥撰初天統間祖孝正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祿時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紀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帝後史官揚

休之杜臺卿祖宗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迄齊滅隋王邵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傳惟十六卷）李仕齊頴脩國史剏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奉詔續撰增多齊三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祕府唐正觀初勅其子李百藥仍其舊録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惟王李二家云（史通）百藥史凡諸帝廟號為百藥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書八紀四十二列傳）

後周書類

唐令狐德棻撰初周柱蚪隋牛洪各嘗論次率多抵牾唐初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同加脩纂歷年不就正觀三年奏文本崔仁師撰次為（牛弘為史充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紀八傳四十二凡五十卷書目）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奏天下獻書而取裒棟李巽家本下館閣是二其文字而後此希王實國上之）

南北史類

南史唐李延壽撰延壽父欲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壽壽數與論撰追述先志起宋永初元年盡陳正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十卷○北史唐李延壽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謂之北史凡一百卷（書目二史刪煩補缺過本史陋甚鋼）

隋承周故也（舊○司馬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談朝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隋書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通鑑前剏○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辭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劉○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則前儒亦林於南則冠以猶吏豈非所以曹義之邪為無足貴而爽屢之域當亦

之以激勸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絲髮無遺而獨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耶

群書考索卷十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正史門

隋書類

隋史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叙傳並缺其體煬帝世惟有王胄等所脩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正觀中敕顏師古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并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唐顏師古撰初武德間命封德彝顏師古脩隋史未就正觀二年復詔魏徵撰序玄齡總之為五紀五十列傳惟十志未上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袁朗三十卷高宗時上之其志上總梁陳齊周之事晝○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志通史○魏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天文律曆五

行三志淳風獨作晁氏

周齊梁陳隋書隋撰總類

令狐德棻建元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周隋事多脫誤帝於是詔蕭瑀王敬業啟聞禮主魏封德彝顏師古主隋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主梁裴矩祖孝孫魏徵主齊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主陳陳叔達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孔穎達總監脩撰之原目德棻發之書成還禮部侍郎兼脩國史

唐史類

初五代晉宰相劉昫撰唐三百年間國史刪為紀二十志三十列傳百五十凡二百卷今謂之舊唐書本朝仁宗時詔歐陽脩宋祁刪脩紀表志則歐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凡十有七年而成始慶曆五年迄嘉祐五年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百五十凡二百二十五卷今謂之新唐書凡廢舊傳

新史合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後唐書首其後又詔歐公脩詳宋公所著列傳令刪脩為一體公曰宋公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無改焉行初唐之興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自是房元齡許敬宗等相次纂修體號為實錄姚思廉又撰紀傳其後長孫無忌等因舊書以綴後事龍朔中許敬宗總諸史任所作記傳或曲希時旨或徇撓私憾凡有褒譽多非實錄其後有劉知幾徐堅吳競吏撰唐史又脩則天實錄史通唐都芳取編年法為唐曆四十卷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起隋義寧元年之謂之續唐曆凡二十二卷起大業十三年唐陳徽用荀悅袁宏例為大唐統紀起武德元年和十五年唐文物憲章可述獨缺編年之史乃取新書刪其繁文定為唐紀四十篇僅三十萬言起高祖迄哀帝○皇朝吳縝撰述新書義例且摘繁文闕誤號曰糾謬類為二十門號新唐書糾謬其序曰一摘舉歐陽脩宋祁新書外駁謬

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繁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襲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刪削之要而各徇所入曰不舉校勘之職而推務簡容　唐書紀志表則於陽公主之列傳則宋公祁主之帝紀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録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其贊房杜則本於柳芳其贊五王則本之吕温傳段秀實則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張巡許遠則得之於李翰韓愈傳甄逢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而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過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外戚首雜傳以良吏次官官之後以忠義次酷吏之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智周辭季良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賁之切直而黜和王方翼之功業而黜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黜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黜之以方技是棄其大行而取其小節也此則舊史之失也○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通知本末則事實貫穿不牴牾惟後

東觀群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職矣而紀志表則歐陽脩主之傳則宋祁主之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則王景彝為之所主之傳有失而傳不知如廖東鄂公道彦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稱公之類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準如紀書薨而傳書卒者有之如中宗紀與前帝不同諸帝亦自詳畧不同之類並糾繆豈非責任不專歟唐脩唐書而今猶德棻之從先為之定例則一史之內凡隶筆者皆遵用之今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準一史之內為體異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乎○僕固懷恩贊乃列於忠義游俠傳後馬存亮贊乃列於仇士良楊復光之後宰相吳不表世繫固也而于惟謙之相中宗鄭縉之相昭宗武攀方之相則天乃不登載其亦有所缺誤歟糾繆○劉元城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唐書進表云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書所以不及兩漢者其病正在此也而反以爲工何哉

舊史得失

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賁之切直而黜之以文苑以吳淑之忠義而黜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黜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黜之以方技是棄大行而取小節也循吏有功於民而無譽以揚之宦者灑掃之役反有贊以紀之獨孤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得見之於傳而僧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知遠吳筠之輩或傳於方技或傳於隱逸皆舊史之失也唐史發潛曰姚壽唐之佞臣諂事則天必取宰相舊史乃與狄仁傑同傳豈其然乎

新舊史更革

舊史段秀實與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朱泚新史乃削去判官岐靈岳五字夫姚令言乃經原節度使與朱泚同叛

史乃謂令言之判官叛靈岳新史去五字誤矣徐 舊史封德彝傳諫封諸王謂漢制惟皇子親兄弟封王其餘宗族疎遠非有大功如周郇滕漢賈澤皆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新史乃脩曰其餘宗族疎遠者非有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皆不得等土郇滕賈澤周漢侯因其言誤矣徐○韓文注云撥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楊惠琳即子琳也詳見崔寧傳新史昌裔傳云楊惠琳亂昌裔說之被惠琳居靈夏叛在憲宗初年新史誤也韓文龍武統軍劉公昌裔墓誌

五代史類

舊梁唐晉漢周各有史宋朝開寶中薛居正等脩五代史史成而褒貶失實仁宗命歐陽公脩之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八即后妃傳也梁臣傳三仕於梁朝也唐臣傳各一仕於晉漢周朝也死節死事傳各一守節忠義者也一行傳一高尚者也唐六臣傳一背唐附梁者也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皆本其實者也雜傳十九皆歷事累朝無操守者也司天考二職方考一皆本

天文地理志也世家十二時係方割據者也又有十國年譜一四夷附錄三皆諸國與亡四夷強盛之迹也凡七十四卷徐無黨注會要。歐陽脩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者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子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臧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稍添議者以為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稍上下而無歉雜之說至於紀列精密則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哉會要徐無黨注曰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則書不言闕不書或書其禮也不言貢不書或書其物也故書月或書日或書既或書滅或書得失不書或書署。歐陽公十國年譜序曰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奉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又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故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耳。歐公五代本紀天文志一辭不載雜曰具於司天考而與行事了不相屬上蜀世家黃龍出露麟鳳白雀之瑞祇悉具紀觀公之論蓋自謂取法春秋夫豈不知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之意乎。紀傳所載時有不同梁之殺崔嗣子于京師也紀以遣朱友謙而傳以為遣朱友諒楊涉之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其末年之為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之歲月豈史遺其入歟或說書其罷歟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耳而歐公之論贊乃以為十年其誤明矣此固纂誤之書所由作也。宋朝范質眾舊史採諫要言總而集之為通錄六十五卷肇自開平迄于顯德

史通類

唐左史劉子元名知幾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謝義予兼而有之是用商確史篇區分類聚九三十卷三千餘篇曰六家曰二體曰載言曰本紀曰世家曰列傳曰表曆曰書志曰論贊曰序

列曰採撰曰補注曰品藻曰直書曰曲筆曰鑒識曰模擬曰人物曰叙
才曰頌省曰紕繆曰史官建置曰古今正史曰感古曰疑經曰漢書五
行志錯誤并雜駁等篇。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
曰白虎通子在史館而成此書亦名史通漢永司馬遷後封為史通于
是知史通之稱其來久矣。自古帝王文籍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
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班荀二
體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王虞晉書晉書而副以于記宋書有
徐沈徐爰朱沈朱爰而分以裴裴子野

論史志

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說名
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之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於其編則有先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
分禮樂為威儀乖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紀若
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service范拾孟堅之遺至隱後来加次

瑞異魏收晚進洪以釋老斯叙乎胸臆者

論郡邑氏族方物

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
北則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之作盛於中
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録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
方思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羨風土
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盖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盖方物之事
盡在是矣

論史論贊

春秋左傳每有發論儀禮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之太
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悦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
議何法盛曰述干寶曰撰劉炳曰奏裴松之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
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曰史臣其列名雖殊其實一也夫論者所以
辨惑釋疑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史論之類實萌於此孟堅其得

失子長淡泞撫味承祚儒優不切孟堅辭惟温雅无善者有典誥之風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大抵華多於實理少於文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采習鑿齒時有可觀袁彤伯之務飾元言謝靈運之虛張萬論高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惠備晉書遠棄史班近宗徐庾飾彼輕薄之句論為史籍之文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大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舜之苗裔此則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班固贊曰萬石奮之為父漸衣君子非之王楊孫祿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之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贊語多録紀傳云言其有所異為加文飾而已馬遷叙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述名呼之以贊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叙歷然可悦薛宗後書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皆備晉書皆依范書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繁已多而詞論必贅為

讀隔甚至若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隱置陳壽謂諸葛孔明不長於管仲樂毅魏收稱爾朱提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

史例一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紊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唯令升先覺遠述立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攗攝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録唯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于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御粲晉陽秋檀道鸞晉陽秋詞繁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蕪蹟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名號之失

吕陸二氏吕不韋陸賈名著一書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梁二史巨細畢載蕪類甚多而俱撈之以畧焉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其所載皆非漢之事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標書改書為志何氏中興盛法晉中興書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

錄撰失實

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離引劉氏新序說苑與七畧之詞此並當代雅言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如禹生啓伊尹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嫦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譌駁不可殫論稽康高士傳聚七國寓言元晏帝王紀多采於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此至范曄增損東漢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鴟傳於抱樸子穢莫甚焉曄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甚焉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至如江東五虎始自會稽典錄謝川八龍世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皆信之傳聞多矣

補注

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二史發明先義是已傳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士風常璩之華陽志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其失實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乃掇衆史異詞補前史之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補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說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志存該博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陽衿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陸澄所著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言語飾詞專對古之所重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鼮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之事爭為馳說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睢連解紛而全趙是也漢魏以降如宋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密之酬吳客王融之荅虞使此之小辨曾何足云戰國已前皆可諷詠如鶉賁鸛鴿童子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螭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韻辭節句猶能溫潤若此向使節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

敘事

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晉宋殺青又二史之不若人之著述雖同是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善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若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取蓋言媮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立明之紀事也當威文侔覇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則其文闕畧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若荀悦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編類而長他皆若斯

序傳

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姓次顯名字自序發迹實始於此降及司馬遷又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楊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始於此。

雜述史氏流別其流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録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作書著述有雜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紀姚萇後畧此之謂偏記者也人物洪多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書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洪知己傳此之謂小録者也史有遺逸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之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小說爲言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録楊松玢談藪此所謂瑣言者也郡國人物若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録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紀其先烈若揚雄家牒商敬世傳孫氏之記陸宗系譜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正女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来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怪物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志本國風物若盛洪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若潘岳開中陸機洛陽三輔黄圖建

康宮殺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名諱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魯莊公與威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晉以僖侯廢司徒改為司城（禮記正義）

史官建置

史之建官其來尚矣軒帝受命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之命外史掌書使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周制也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載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扞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至諸侯列國各有史官如孔甲尹逸名重夏商戎大倉相鬻高周蔣晉則伯黶司籍一則丘明授經降及戰國史氏無聞趙孟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齊田文對賓客侍史記於舟風至若趙秦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其年月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盾之弒鄭公墨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乃曰七子皆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豈最優乎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傳漢武帶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蕪掌歷紊日月陰陽官數司馬遷沒後之續史記事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並以列職未知史務於是太史之職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位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史有三等

史之為務厥途有二張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心勤成贊為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傳學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知幾中宗時人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許自以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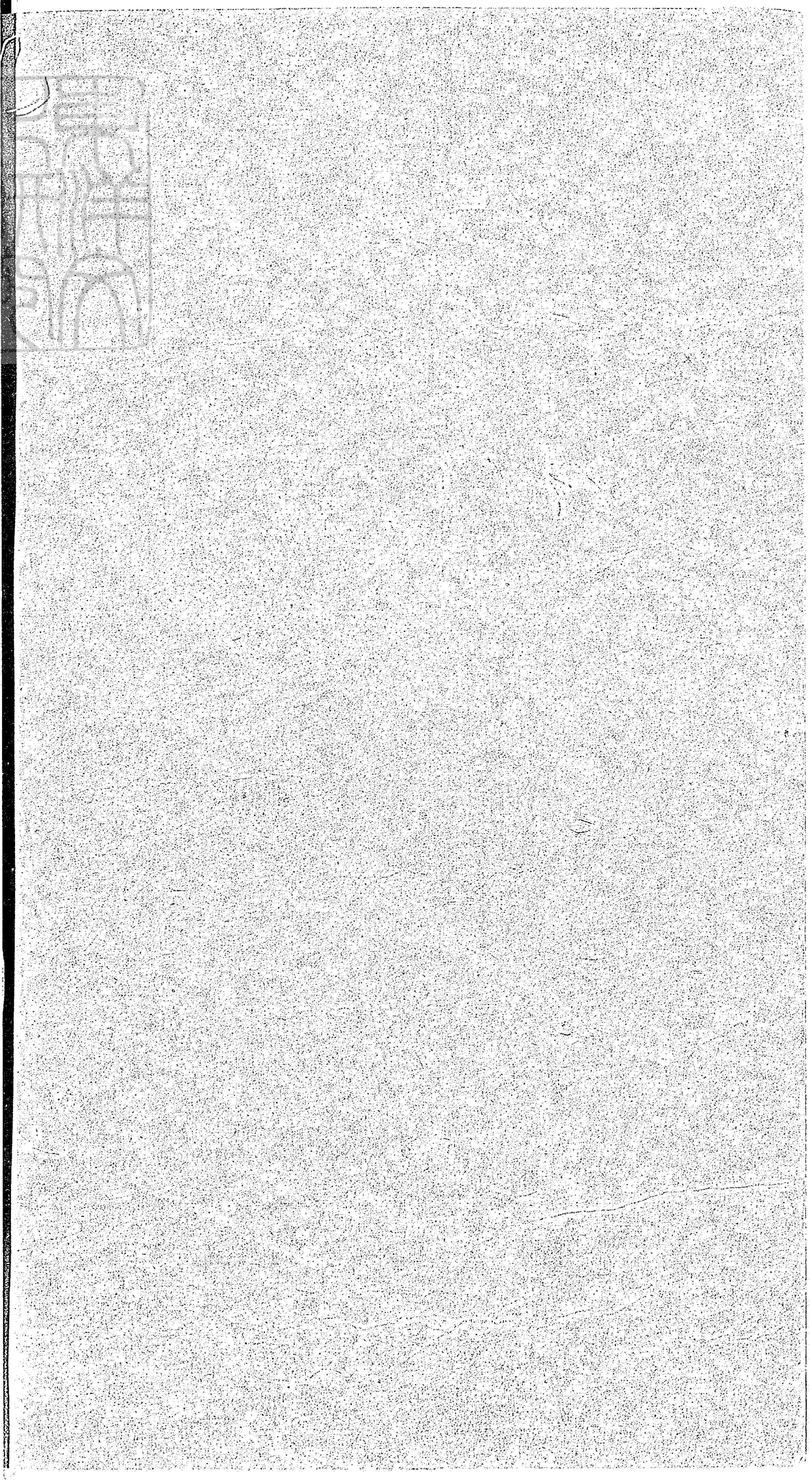
內外篇四十一篇識評古今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此書以在史館所著者故名史通放漢白虎諸儒論經名曰白虎通又漢封司馬遷後為史通子嘗取此意云○知幾論史有三長自言曰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慣其自感慨者如此本傳○張唐英發潛曰嘗求劉子之書而觀之則知子之用心亦勤矣馳騁古今發摘歷代史之失雖班馬壽輝皆為其輕重蓋可尚矣至外篇惑經有未諭者十一條始亦疑孔子於春秋有所疎畧乃取春秋而審之如趙盾以不討賊而被惡名許世子以不嘗藥加特筆弑鄭之或以疾赴皆不免致疑於其間而不知赴告策書各因其策書之所告而必削以正王法亦所以使亂臣賊子懼也以此知劉子徒好辨而不知春秋史通歷詆前史春秋聖經且疑其虛美者五未諭者十二其自待不淺矣又嘗疑遷固之書有未備者乃欲於天文之外復志人形藝文之外復志方言又欲撰郡邑志於輿服之上撰方物志於食貨之首撰氏族志於百官之下甚至欲於表志之外取人主之制冊詔令群臣之章奏移易而更立一書識者固已譏其贅矣尚敢輒詆乎

戰國策類

後漢高誘注按劉向序云戰國策或曰周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向以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除復重得三十二篇崇文編目稱十一篇缺編按史館書籍曾鞏求訪盡得其書然後三十三篇優脩隋志向所錄者三十四卷誘所注者○二十一卷書目○漢稱為戰國策雜以長短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而不論迹此書若張孟談鮑仲連發策之慷慨諒駿觸龍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敬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乘矣而謂禁邪說者類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為之說非此書指也鮑彪注戰國策序○曾子固序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

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處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與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五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道如此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自信而樂於說之易合於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說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敝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悟慊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那說之害正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明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

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邪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道必弘其籍乳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孟子之言當當而非之此書之作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二百四五十年之間戰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戰國縱橫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無非義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辨利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戰王覺題。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三三十二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繆元熙記

歷代起居注類

漢武有禁中起居注自魏至晉職歸著作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記錄而言及賓客酬答之語後別置起注一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舍人二人唐初隸門下顯慶中分屬兩省